

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
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
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
勢也

韓非子評林卷之三終

韓非子卷第四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

長號韓公伯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

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

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

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

此言法術之士當塗者不可存當塗進則法術之士進則當塗者退去法術之士疎美塗者曰親法術不勝也

適勁相形合
弱之体

法度繩墨之
文有架柱有

眼目有起結
有收拾有指

却勒齊整句
造章安堆謂
古文元紀律

所為重人也

擅為虧法道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
從已況其餘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費

賤國人所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

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

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

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賢重之臣

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

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當塗之人擅事

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

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鄰國諸

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百官不因則業不

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冤百官不因則業不

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

為之匿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學士

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

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

進其仇重人所仇者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

臣臣亦謂法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

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

習既久乃慣若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

二段突是対
偶而文氣變
化不滯

即中始見

意見其詞
語大為雄偉

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
 眾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訟冤則君無得而誅之
 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
 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
 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
 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
 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
 不勝也以輕賤與賢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
 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為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
 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當數猶不得見君

非因韓王不
用其言故作
孤憤而甚寫
甚懇切悲慘

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

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冤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

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王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

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

不兩存則法術之士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其不可被以罪過者

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

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

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

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

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譽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已用則以官爵譽其

人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

重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

於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

不參驗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

也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而進其說姦邪之臣

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

雖國富兵疆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

所得制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

此言法術之士不勝於重人其勢必危

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有謀君之心

則已國還為越國故曰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

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已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

知已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

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

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

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

獨斷此主之不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

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

引援未謂世切當

得也也襲重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

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

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

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

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

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

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之士但精潔

自固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修士不

能以貨賂事人既修身故不恃其精潔而更不能

以枉法為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則修智之

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殖貨修智人主

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

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修士精潔也治亂

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精潔之行決於毀

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士能

明今既廢而不用明今既廢而不用不以功伐決智行功伐積功曰

伐明今既廢而不用不以功伐決智行功伐積功曰

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

上東有重
方乘亦有左
互言見意

此段歸結於
人主不用材
智之士

意 二句收結上

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汚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幸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

在 在

作臣人

小段小結束 大段大結束 欲求文字密 繁有如此 者後人謂古 文无結構无 互立然則非 非先秦哉

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投人官與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誑也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誑以移主意十中是其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

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取魚也比周

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一口惑主敗

法以亂士民雷同是口非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

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

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亾者不可得

也

說難第十二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致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

所以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

故曰非吾知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

辯數則能明吾所以說之意如此又非吾敢橫失而

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凡說之

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

唱故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

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弃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

為已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所說出於厚利者

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已無

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弃而不收

太史公曰余
獨悲韓子
為說難栗

去自脫其
子雲曰非作
說難而卒死
於說難何反
也曰境難蓋
其所以死也
君子以禮動
以義止合則
進否則退確
乎不愛其不
合也夫說人
而愛其不合
則亦无所不
至矣司馬公
曰探人心何
顏色而求合
則和佞媚搆
无所不至適
足取死說難
為蓋非最得
意之文最失
意之遇

通篇以知難為主先以三
非字友說引
起既用名高
厚利作恨衍
三勞結以不
可不知為一
段又用身危
作恨衍勞分
以故曰帶下
亦結以不可
不知又知難
所說至所以
亲近不疑為
一段而以知
字起句又知
盡之難至此
說之成為一
段亦以知字
起句未三引
一前作結而

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

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

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名

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此不可不

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

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

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彼顯有所出

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

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

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為所規異事而當知者

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

危。說者為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

以為不密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

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

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

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

之道。賢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

此身危。挑謂發賢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

與知焉如此者身危。疆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

難而厚怪
說此一篇之
大意也

虛衍些段
后緒云悅之
難不可不知
文氣委婉詳
足

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強不已而止必故與

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矣間代也論大人必談以

大人以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細人必談以

為短人而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

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也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

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直徑米鹽博辯則以

為多而交之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斟斛謂博

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

有畏懼不敢具言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四陳也所

有陳說不為忌諱則謂草野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

要在知其所矜則隨己光飾之知其所耻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

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

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所說而成者

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强之彼雖下意從已而

順公為少有以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

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

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蔭私之過見背有所矜

此知飾所說
至所以亲近
不疑為士夜
而以知字起
句曲入人情
極中世竅

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

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

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

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

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

相存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

私患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為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

試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污

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

文勢間聲展轉不究亦垂流也

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

同污則大文飾之言此污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

以已為善補過。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

而崇重之也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自勇之斷則無以

得其所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自智其計

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自智其計

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其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困敗而窮屈之凡此皆

所以護其知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傷也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

縻然後極騁智辨焉。其意無拂忤辭無繫縻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

議命的確措措若登

以一作由伊尹百里一

口說會集純

又得自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

盡也二人自註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

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

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曠日離

久而周澤未渥離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

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直指是非以飾其

身直皆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以此相持此說之

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思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昔

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

者法

寡可為壘

引証夏中

以下凡二三

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閔其思對

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

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

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

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反盜

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

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閔其思鄰人之

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則非知之難也處知

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故

摠斷曰非知

之難處知則

難者閔鎖

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譎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削。彌子瑕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

矯駕君車，謂子不足論也。若夫人聞母病而不視非孝子也。矯駕君車非忠臣也。至於視母駕君車而前罪復親遠，亦為得為孝。

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觸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子乎

此文意極淵深，詞極賅麗。

句極奇，氣極渾雄，蓋先

秦之起，後

人之標的也。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

以和氏獻玉，起見人主不能御臣忠說。

不分則人臣
之為和氏者
矣

苟原相之
意志委黎
人懷慘

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
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刑其
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
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
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
非悲刑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
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
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
璞而未美。未為主之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
美亦無害於王也然猶

頂上獻意
正說到人臣
當以法術

爾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
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
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
為卞和之忠。苟無卞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
術。亂也。然則有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
帝王之璞即法術也。有道之士所
以不見僂者。則以未獻法術也。主用術則大臣
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
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
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
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公道必不論矣。昔者

吳起商魯
是刑名法術
之孝故非
以為言

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
眾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貪國弱兵之道也
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
祿秩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
政者亦損其閑冗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
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
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燔詩書而
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
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

此言三子自
滅其身者自
本於刻道後
韓子卒不能
脫其難得非
不刑名自悞
耶

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
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
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
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
貪重大臣虧公法而行私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
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為韓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
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已之法
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姦劫弑臣第十四

此篇探臣
情素曲盡
蘊而意
深許極麗
句極奇崛

大抵戰國時
君臣各以詐
術相尚徒益
如是

韓非子言林 卷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順適其意以取親幸之

勢者也取君親近是以主有所善心悅其人臣從

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

同者則相是也取舍協合相是取舍異者則相非

也取舍不合則心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

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

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取舍合則心志

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

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辨**有術

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參驗其行事必將

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

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主為幸臣而臣必重於下

矣君必親幸委任此之謂擅主之臣謂擅專人主

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

矣必棄資擯能而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

不遵奉法度而成已之功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

之。此入之情也。今為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

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忠言見忤於為姦

韓非子言林

卷四

十四

言人主不明
忠佞不分則
忠者亦且化
而為邪矣

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賢重之臣者身尊家富
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
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臣之奉法
其不可得亦明矣。失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
利也。必曰左右之臣心必如此云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
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猶言盲者必不知龍知黑白也必
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
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此决言道能求安聾不能審音是必然之意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

言人主不明
忠邪不分則
忠者亦化為
邪

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
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
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
圓也。必不幾矣。則清廉者化為貪狼乃自言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欲求君之寵眷若無規矩之器而欲為方貞之形必不可成也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
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忠者亦化為奸乃自言曰我以
守法不撓治官而欲安居朝廷猶以足之卑搔頂之高必不及也二者不可以得
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
法矣。言清者忠者之臣既不能安於朝廷則廢法狗人行己之私以諂諛重臣必不守君上之

法典故以私為重人者眾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惟

重人故以私為重人者眾惟是以主孤於上而臣

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田成齊大夫齊田姓

簡公齊君田成之弑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

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

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法術

也言守法之臣也使之在位常陳度數之言則主

法厘明於上奸黨禁逐於下以尊主安國為已任

則御之有道諫行言聽賞罰隨行於後矣人主誠

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言人主有志

明先王之法而不苟循名實而定是非因為驗而

安因循於世俗之言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不可以得

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

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言交結黨與與是猶

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

言佞臣之立治朝是猶負千鈞之百官之吏亦知

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

奉法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

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

言人主明法
是非不惑則
人臣不敢行
私

詐偽不刑則
奸利之臣遠
由於君之
明

人主明法
臣奉法效

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
 貪漁居下。左右近侍之人也不能以虛誕誑主則君明臣良而清廉奉法自不漁取其民
 矣。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
 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
 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
 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施仁愛之道使國人愛之不恃吾之刑威
 以挾人之必愛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
 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君臣以義合非天性也正直
 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見用于上則臣以忠

耳目形用也
心神用也人
主運治以神
用不以形用

事。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正直之道
 不密于朝。則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
 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姦
 而國已治矣。索求也姦姦即姦弊也言明主在上惟正天下以大法則百官肅憲不必
 於口教姦弊消磨不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
 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
 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其
 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順任
 也。數理也。天下之事理與勢而已。不順其理而待
 目之明。則壅而不見。不因其勢而待耳之聰。則塞

而不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已視天下不得不

為已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

下弗能蔽明足以燭理而不能蔽也弗能欺者何也明足以察人情偽而

不聞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

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

私廢先王之法而任已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

孝公以變法易俗變井田開阡陌而明公道賞告

姦困未作告奸者有賞未作者有禁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

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

變三代之法
自商君說
此言為壞法
之端也

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

厚而信謂告人之奸者厚加其賞也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眾

凡人之奸莫不得其情也民疾然而眾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

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眾也故

民莫犯皆不犯商君之法其刑無所加民不犯法而刑何所加亦無有奸之

可告也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

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

為已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

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講多言貌

轉說到世之
愚學警醒
公

談妄言也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惟迂泥古先之書以

簧鼓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言事幾當前智又慮不足以明之

妄非有術之士又妄詆先達之士而自以為是聽其言者危用其

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

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

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

螳垤螳垤蟻蟲之垤至小者之比大陵也大陵高山至大者其相去

遠矣言愚學與有術提衡而較相去懸絕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

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王明法陳嚴刑將

以救羣生之亂立法嚴刑使民不敢犯故曰救亂去天下之禍

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

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歿亡繫虜之患此亦

功之至厚者也嚴刑之功為至厚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

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

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

所以治也民知畏法而國威以振故曰治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

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刑罰輕而民玩法故國勢微弱所以危也聖

人為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

文勢錯變 化无煩項重 復之嘆

議論二任變 刑峻法此韓 了流於刑名 之孝也

此與不相
蒙審閱

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
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眾口之譖溺於
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
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
春申君黃歇為楚相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
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
曰見春申君泣而言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順從也夫人
非所以事君也言從夫人則有拂於君適君非所以事夫人
也言從君則有拂於夫人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

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見責傷於夫人而死不若賜死君

引此以見人

主易惑於近

幸之言患臣

所以往也而

彼室

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
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
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余乃自裂其已身之衣服也

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

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

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

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

以口害也猶以人之讒言而見殺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

不轉說則其
罰其

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
賢聖之戮歿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秦人惡商鞅車裂其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楚宗族惡吳起支解其身
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
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
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
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
威嚴之勢。以困姦邪之臣。奸邪傾測之臣而皆曰仁義惠
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

以施貧困
百姓謂之小
惠則可謂之
滋暴壞節
可

者。國亡身歿。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
者。此世之所謂仁義。施振貧困乃假仁義哀憐百姓
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謂有愛人之心也夫
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施與以賞功也。貧困無功而受施與。乃又得賞也。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民無所畏懼而為暴亂不止也。國
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敬斬首。內不急力
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
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
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

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衰嚴刑以遏絕設其

所惡以防其姦重罰則防閑其奸邪之志是以國安而暴亂不

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

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楛之備雖造父古之善御

者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玉爾古之

至巧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

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

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

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有功則賞不以功則賞

孟子云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猶無規矩不能成方員必以賞罰為治則賞罰得為仁政

恩也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

有罪則誅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

幸矣不幸免也託於犀車犀車輕車也良馬之上則可以陸

犯阪崎嶇境阻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所

以行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

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

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

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

以霸商若得之秦以彊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

此嚴刑是實以致五伯之

証以嚴刑

五伯

覆論臣以見嚴刑之足貴

術察於治彊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賢。此之謂足貴之臣。可藉以治安。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者。臣外無敵國之患。外無相窺仇敵之憂。以無奸邪作亂之臣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

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使國強而不求地於他人也。

此論智伯似忠而非忠者，其不尚於後刑。

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三起不中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大阜曰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

此言人主下
以法術御其
臣取弒之
禍

雖然古無虛謬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處亡之主

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君之長也而美材君

也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君專人主之權而各

為其私急先為一已私事也而恐父兄豪傑之士謂君之宗族賢

臣也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故弒賢長而立

幼弱欺幼弱得廢正的而立不義立不義得故春

秋記之曰楚王如子圍共王將聘於鄭未出境聞

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

立也齊崔杼齊大夫其妻美而莊王通之數如崔氏

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

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

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

隊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歿之而立其弟景公近

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歿淖齒之

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歿故厲雖

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

於近世未至於餓歿擢筋也故劫殺處亡之君此

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

總括上畢
文有闕續

厲憐王可也

新重子之封以丈而公而及之而立其卑景公也
于又不顯公亦去能其北獸賈舉根公中其郊公
公入室請與之公固當于不精公請自及於商
之室及公主重子之封賈舉率重子之封而文公

韓非子卷第五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

諸侯

有國也大夫有家也專殖于家必耗其國簡法禁

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接者可亡也

簡慢也慢令則民心

莫從多謀則發言盈庭荒封內是四境不治恃交接是事强大之邦以為救援羣臣為學

變法

凡四十七亡

徵而未殺

語錄之亦

古今奇觀也

